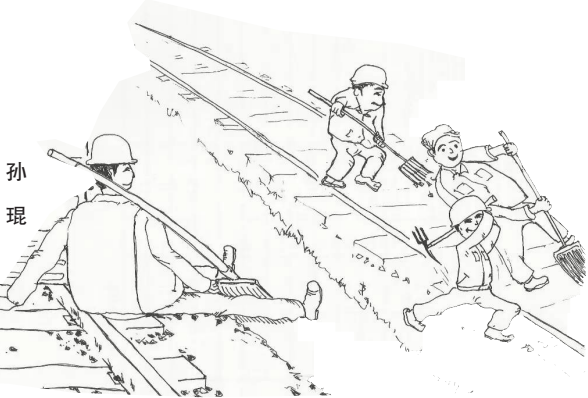


铁建琐忆

## 住房与用水

孙琨



繁峙的民居大多是以土坯券窑洞，简陋的则是干打垒一半的土墙，上面以土坯垒砌。屋顶是禾秸泥抹平，加一层薄薄的白灰防雨。取暖设施一律是火炕。风箱火做饭时，烟从炕里的烟道穿过，给炕带来温暖。当地的火炕炕坯也是由黄土和泥打成的，传热快，因此，一点几千草就可以将温度带到超过人体的体温，保证了严寒季节睡觉时的温度。

初到马庄，还是夏季。那时的我们以先遣队号下的房子分班居住。一周后，我们从庙里的大殿搬到了马庄南边靠山的一个院里。一明两暗的南房，住了二十多人。窄小的土炕上挤了五个人。翟耀恒用老乡的门板在地下支了一张床，房间里只留下一条窄窄的走道。繁峙的昼夜温差很大，晚间从未感觉过热，拥挤的土炕倒也没有了很挤的感觉。

山南海北素不相识的年轻人一下拼到了一起，诸多的不习惯很快就磨合适应了。只有一点大家无法忍受，那就是个别战友身上有小爬虫（虱子），而那些同志的论点是，这是人身上必然的动物，无法彻底消除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情渐渐消除了年轻人彼此之间的陌生与不适，大家只好互相迁就，在小爬

虫的叮咬中度过了几十天。

随着对马庄的逐渐熟悉，大屋里的战友开始自己寻找一些小房屋，慢慢搬出。在搬往新找的房屋时，我从我姐姐那里要了一小瓶敌敌畏，将我的所有衣物全部泡了一遍才敢搬家。当消灭完那些小爬虫、重新回到不再被叮咬的状态时，那一晚的觉睡得无比香甜。

冬天到了，连里统一拉回煤炭，大家取用。当地的炕坯是按干草的温度设计的，炭火的温度使炕坯经受不住“考验”，有战士的被褥被烧焦，连里在开会时再三提醒大家。我们降低了炉温，但炕头的高温仍然无法让人安睡。王根生将老乡的一个窄门板放在炕上，睡在门板上，但一段时间后，木头的糊味飘出，揭起门板一看，底下已被烤黑。无奈的我们将黄土与煤面和成泥压火。没想到，在家里怎么也学不会的看炉火，在铁建无师自通摸索成了。

繁峙的马庄只有一眼深十四丈的水井，水还不丰裕，一年即需淘一次。打上来的井水有一股咸涩的味道，这还必须是上午。下午辛辛苦苦绞上来的一桶水，有小半桶是泥浆，须放约几十分钟澄一会儿才可食用。

连队的到来增加了吃水的难度。无

奈之下，师部联系了一辆水车，每天从距马庄约1500米的老泉头给师部和二连拉水。为了使用方便，一个月后，连里在食堂大院（关帝庙）东厢房前挖了个水池。我与段瑞、吴富华专程拉车去了离马庄几公里之外的石塘沟大桥工地，拉回了一车沙子。郭志强将周边全用石头砌成，水泥勾缝，保证了不渗漏。连里配备专人每天负责拉水，保证了师部和二连全连的饮用水。

洗漱的用水还得自己想办法。暖水瓶是当地当时的高档奢侈品，普通老乡家里根本没有，水桶只供各班打饭用，且战士们分散居住，在食堂附近住的是少数。洗漱用水只能依靠发下的水壶和自己的饭盒来解决。记忆中，每天吃完晚饭后，拿饭盒打点水，除了喝点，就是晚上洗脸用了。而水壶里的水，在早晨刷牙后，仅够擦一下脸了。

在马庄的第二个月，在工地推车时踩到了一块石子，正好硌在了右脚脚后跟，疼得无法吃力。冯大夫叮嘱睡觉前用热水烫一烫。晚饭后，打一饭盒热水就成了那几天必须的事情。就那一点热水“泡脚”成了当时奢侈的享受。

当时的繁峙，记忆中的大营没有公共浴池，我们的洗浴方式就是天热时用毛巾将全身擦一遍，而且仅限在星期天，因为其它时间是无法筹集到整脸盆水的。天冷时，冷水洗脚成为一件痛苦的事。记得天气刚热一点，在老泉头浅浅的湖水中，吴富华激动得不顾冰冷，跳下去又蹦又跳。

那时洗头全用洗衣粉或洗衣膏。一角二分的香皂就是最好的洗浴用品。男战士基本上没有见谁用过护肤品。

铁建生涯中，用水最方便的时候是在古交我到了十一连以后。当时在简易营房的南边，我们挖了一口直径不到两米、深约两米的“井”，周边用片石砌起，水自然渗出。几百名铁建战士就靠它解决了用水问题。

题图来源：百度网

每次陪老母亲去挖野菜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兴奋。

母亲对所有的野菜都喜爱，而我却对开在田间地头的蒲公英情有独钟。

蒲公英，一种草本植物，味甘苦，性寒，人们选择野菜时，总少不了它。

蒲公英是一味中药，现在喜欢喝蒲公英茶的人越来越多了。

蒲公英的花朵没有桃花那么娇艳，没有牡丹那么富贵，更没有其它花的芳香，但在它朴实无华的外表，有一种精灵般的感觉，等到繁花落败时，那黄黄的、金灿灿的花儿如地毯般在大地上铺开，向远方延伸，构成了一幅黄花分外明的奇特美景。

记得小时候，每当蒲公英的细茎长到一定高度时，总有人掐断一节，放在嘴里慢慢咀嚼，一股涩涩的带有回甘的滋味刹那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。蒲公英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茸球，把那毛茸茸的球放在嘴边轻轻一吹，满天飞舞的就是蒲公英幻化成的化身了，不知它飘向哪里，也不知它在哪儿落脚，只是，一年又一年，无论你在哪里，都能看到迎风生长的蒲公英的影子，看到它的朴实无华。

### 行走笔记

## 遍地都是蒲公英

邢占平 文/图



眼前，那一片蒲公英高昂着头，把它的那种不屈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我坐在草地上，细细地欣赏着蒲公英的每一处细节。原来，蒲公英的根部为圆锥状，根系由粗到细，表面为棕色或深褐色，叶片具有齿状或羽状裂纹，叶柄为红紫色。

蒲公英匍匐在草丛里，金黄色的花朵伸展着“腰肢”，让人不能忽略它的存在。就是这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植物，把大自然的气息传递到每个人心中。

蒲公英具有顽强的生命力，无论是在田间、沟谷，还是山地、路旁，都可以见到它们。蒲公英的花朵默默盛开，在每一个春季到来之时，都能把自己最美的一面留给人间。

终于有一天，当人们发现它的价值的时候，它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分量又是怎样的举足轻重。据医书记载，蒲公英可以清热解毒，预防结节发生，对于肝炎、胆囊炎、胰腺炎，都有很好的抗菌消炎功效。

当我把这些功效告诉母亲时，老母亲对蒲公英也有了一种偏爱，每次，都要摘一些蒲公英，清洗干净后，晾晒在窗台上，或者用开水余烫后，储存在冰箱里，每当有家人上火了，就会拿出一些，作为一种饮品供人们败火用。

母亲的做法得到了好多中老年人的响应，每次，老母亲出去挖野菜，总有一拨人紧随其后。几次下来，好多人不仅会辨别叫不上名字的野菜，对野菜的功效也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冰心老人曾说过：“成功的花，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；然而当初她的芽儿，浸透了奋斗的泪泉，洒遍了牺牲的血雨。”蒲公英的花虽然开得普通，但它却可以疗伤，可以说在它的每一条经脉里都注满了大夫的医魂。

温暖的风抚摸着大地，蒲公英已经铺满了整个世界。当人们徜徉在花园中，漫步在美丽的晋阳湖畔时，那些开着小黄花蒲公英已经开始酝酿它们的又一次蜕变，它想借助风的力量，把种子散播在每寸土地上，于是，小花变成毛茸茸的绣球，在风的鼓动下，一场生命的种子开始了漫长的旅程。

我轻轻地摘下一簇毛茸茸的绣球，放在嘴边用力一吹，仿佛童年的时光又回到我那颗已经苍老的心里。

### 画说三晋②

## 太谷无边寺白塔

萧刚 文/钢笔画

太谷古城很多地方保留着原生态的老建筑。进入老城很容易见到两处标志性建筑，无边寺白塔就是一处。虽地处繁华地段，但周边基本以老建筑为主，所以白塔很醒目。我对白塔有种特殊情感，在北京姥姥家旁的妙应寺大白塔，成为儿时欢乐记忆中永恒的影像，也曾多次在文章中提及。记不清是哪年，偶然翻起一本台历，一页上写了几座中国著名的白塔——北京妙应寺白塔及北海公园白塔，山西的提到两处，五台山白塔和太谷白塔。

现存白塔为北宋元佑五年(1090)续修无边寺时所建，实为由唐塔中空到宋塔实心过渡形式的实物例证。寺的东西两侧还建有碑廊、厢房、藏经楼、配殿、禅院等。

